

李小平

“山海相依 青定情深”

## 依依即墨情

从即墨回来已经大半年了，每每翻阅即墨好友相赠的即墨画册，倍感熟悉和亲切……

打开历史的画页，一处处地标，宛如即墨画卷上一枚鲜艳的印章，承载多少人的梦想。那满是特色小吃的街巷，在万家灯火里弥漫的香，徜徉即墨，寻味特色美食，择一处客栈小憩，那是何等悠闲的慢时光；漫步城市街角，偶遇几位身着汉服飘着紫丁香的姑娘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古人的生活场景。石林棱柱，鹤山击掌，老酒花边，让人感受到那里厚重的历史沉淀，宛如烟波浩渺的水乡。

即墨河流纵横，我唯独对墨水河情有独钟。墨水河，这条让人肃然起敬的河，曾经定义了一个古城名字，是即墨历史上著名的护城河和文化生活河，我想，一定是她哺育了几千年的即墨文明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英贤，一定是包含了许许多多流传千古的文人轶事，使得墨水河文气四溢、星光闪耀，连河的名字都有古老的渊源，那么灵动，那么有文化、有内涵。

作为一名东西部协作第二期到即墨区北安中学参加跟岗研修的教师，接到通知后，我很兴奋，也很期待。兴奋的是可以零距离感受这座活力之城的蓬勃发展，身临其境呼吸文明清风，景仰令人崇敬的仁人志士。期待的是我会怎样融进这片令人神往的热土。

一切顾虑，随着踏上即墨的那一刻起全部消散了。对接工作的北安中学对我关怀备至，无论学习和生活都安排的妥妥帖帖。一个月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研修学习感到枯燥单调，也没有因为一个人到他乡而感到孤单落寞，相反，迅速地融入即墨，我每天都陶醉在如画的即墨、如诗的校园。

山东人的好客是出了名的，其中即墨人最甚。即墨区北安中学的老师对我非常友好，在学习和生活上给我莫大帮助，工作之余，还经常邀我喝他们最好的茶，拿他们的特产给我分享。那些学生们，也给我带来生活的方便，推荐我到哪里玩，课间经常和我

谈他们的功课、老师和理想，说起漳县，他们总觉得神秘，问这问那，我也和他们分享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青山绿水畔。

即墨是充满诗情画意的，单是“即墨”这个名字，就引人遐思。据史料记载：“即墨之名，因水而得；即墨之设，其来久远，分析合散，代有不一；巨山联海，不改其常。”“即墨”，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名邑，在秦代置县，隋朝建城，建城史已有1400余年。

砖瓦无声，岁月有痕。即墨，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，有着许多名胜古迹、民间技艺、艺术形式、民俗活动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。这些文化瑰宝，是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、奋斗过的人们意图和思想的表达，凝结着一代代即墨人不懈的精神求索。在目光与文物的接触中，我们能感受每一件器物身上隐隐闪烁着的精神生活故事，触摸到一个个温暖的思想世界。漫长岁月里，即墨大地屡遭磨难，但每当处于危难的时候，都有一群顶天立地的脊梁式人物，依靠着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向心力，将文明的薪火传递下去。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力量，即墨文明，至今仍焕发着耀眼的光彩。

和革命的漳县一样，即墨也是一块红色的热土。在这块热土上，4处红色教育基地，已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、党性教育的重要基地。一批批青少年走进来，志愿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的小小讲解员，他们通过讲解红色人物、红色史迹、红色物件、红色事件等，引导人们打好精神底色，争做时代新人，厚植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的情感，让红色基因、革命薪火代代传承。

即墨研修之行，收获颇多，洗礼了思想，获取了知识，收获了友谊，丰富了自己，我正在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在家乡播种，精心培育，希望它们在家乡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

作者：李小平，漳县新寺中学教师

刘方洛

## 沽河槐树林

沽河大道寻寻觅觅，

一缕缕香甜味盈盈扑鼻。

槐树林，

霎那间欢声笑语洋溢。

六七千株相依，

六七十年成长，

六七十米高的枝干，

惊叹成一片亮丽。

抬头望，

串串花朵高挂蓝天白云处。

风吹过，

翩翩花瓣降落如雪如雨。

已经错过了赏花的最佳时日，

并不觉多么可惜。

撩动我心弦的美，

更来自蓬勃向上的力。

槐树林啊，

爱你的茁壮成长伟岸身躯。

人虽已离开了，

却把一颗年轻的心留给了你。



紫槐花开 张青 摄

朱明

## 一锅热气腾腾的猪头肉

打我记事起，姥爷就已离休在家，像一尊雕塑，终日坐在胡同口的一块石头上。姥爷年轻时曾参加抗日，被大炮震聋了耳朵……

我七、八岁时候，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期，那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期，大部分人家整年炒菜见不到块猪肉，至于猪头肉那就更是奢侈品了，只有有钱人家过年的时候才能拥有，姥爷家便是。

我们兄弟仨小的时候最愿意过年，因为可以穿新衣服、吃好饭。姥爷每月有几十块的离休金，每当过年前夕，便

会托人到公社的食品站买回一个猪头，回家后，洗净、烫毛、冒、煮。因此，每年便有了煮猪头这个活儿。

因为煮熟猪头后可以分到几块肉吃，因此煮猪头这活儿就需要“竞争上岗”了。仨兄弟，我最小。现在回想，要争得岗位，一是给姥爷当帮手干活要长眼色，二是嘴要甜。也许是哥哥们让着我，这美差便每每落在我的头上。

冬天，晚饭后，姥爷的三间小黑屋便热闹起来。我的两只小脚紧蹬灶台的下角，双手拼命地拉动风箱。“咕哒，咕哒”的风箱声，划破了小山村夜晚的

寂静，和深巷中声声犬吠交相呼应。淡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埋在煤火中的火钩子就烧红了，姥爷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。

滋……滋……通红的火钩子烙在猪脸上，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糊燎味，我一次次深呼吸，奢侈地“吮吸”着这幸福的味道，仿佛要把这诱人的香味儿吞咽下去。浑身油腻的煤油灯上豆大的火苗努力放出微弱的光，姥爷面无表情地重复着那熟练的动作。

最后一道工序便是煮了，等到煮熟的火候，一般是到深夜了，真是“又困又

饿夜已深”。姥爷从锅里捞出热气腾腾的猪头，在菜板上切着、剁着，我也得到了煮猪头的最高奖赏——掉在锅里的一碗碎肉，有时还会带上一碗汤。那滋味儿，至今回味起来，还“荡气回肠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毫无例外，我在妈妈的责骂声中醒来，因为头天晚上肉吃得多了，我闹肚子了。

如今，虽然生活条件好了，但每当寒冬来临我还是会想起小时候在姥爷家煮猪头的情景，一锅热气腾腾的猪头肉，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，更是承载了家的温暖与回忆。